



韦编联 著

七色人生

七色人生

韦编联 著



200117612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七 色 人 生

韦编联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柳江造纸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9.875 印张 210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5000册

书号：I SBN 7—5363—0312—2 / I · 67

定价： 2.40元



作者近照

咽香糖鐵筆頻揮
文章煥命題何之
但回文錦萬語
不然而星之
來身瘦覺定衣偏閑常

作者手迹

自序

我在五十年代就做过写小说的梦，直到前几年才成为现实。这个集子就是从我这几年创作的小说中选出来的，从中可以看到我在文学道路上踉跄的脚步，歪斜的足迹。

外国一位名作家说过：“……任何一本书的写作，都是在落笔之前很久就开始了。”

我在一个壮族山村度过自己的童年。那里蕴藏着丰富的壮族传统文化。我们村的壮师剧团闻名百十里，壮师戏的每一个剧本可以说就是一部叙事长诗。那里人们很喜爱唱“欢”——壮族民歌，在劳动时唱，在嫁娶活动中唱，男女青年在红水河两岸对唱。那里还流传着使我入迷的民间故事。我在童年就受到壮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我搞过民间故事和民间长诗的搜集、翻译整理，背着录音机跋山涉水，拜访壮族歌手和壮师戏老艺人，从中吸吮了民间文学香甜的乳汁。

在学生时代，我除了读教科书，还读了许多古书——《古文评注》、《幼学故事琼林》、《声律启蒙》和唐宋诗词，等等，在课余时间读，在暑假补习班读，在牛背上读。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要我整本整部地背诵。这对我后来的创

作，特别是在语言上，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

解放初期我参加了工作，那时年纪轻，求知欲强，精力充沛，书是我最亲密的伙伴，业余时间几乎全花在读书上，读的书有文学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文学中有小说、诗歌、散文。后来，读书一直没有间断。久而久之，便渐渐产生创作欲望，想把生活中的一些感受以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但因行政事务纷繁，只能用文学语言写些日记，有时写一些诗歌，这也算在文学创作上作了一些初步的实践。一九八二年，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好象有什么东西常常在脑子里拱动，使自己不得安宁，便毅然弃“官”从文，还给自己订了“清心寡欲，自甘寂寞”的“清规”，以集中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作。回想起来，那时真有点不顾一切的劲头。我至今仍不后悔。

在文学创作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作家这个创作主体同社会生活客体的辩证关系，才有可能找到通往文学大门的途径。我在农村基层工作八年，在地区文工团工作五年，还在地区县行政机关搞过财经、人事、调研等工作，担任过地区文化局和县文教局的领导职务。几十年来，风雨阴晴，升迁荣辱，冷暖炎凉，我都有亲身感受，和不同命运的人也有所接触。但是，创作实践教育了自己，不能满足于有了这些生活经历，必须在弥补文学创作准备上的先天不足下更大的功夫。

“不怨星高恨手低，原来身瘦觉宽衣。孤灯苦织回文锦，万语千言只自知。”我当年写的这几句诗，多少反映了自己的感悟。几年来能写出这些作品，是同这种感悟分不开的。难忘的是，一九八二年冬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文学创作讲习班学习，得到几个月完整的时间，集中精力，排除干扰，

静下心来，读了一些中外名著，学习一些文学理论，结合进行一些创作实践，这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是个转折点。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讨论会，著名作家、《民族文学》主编玛拉沁夫同我谈到提高作家本身的素质时曾教诲：一个作家不但要懂得自己有了什么，还要懂得自己缺少什么。这话使我很受启发。联系自己的创作经历，更感到会后不断进行自我“综合治理”的必要。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相信司马迁的这句话。照我的理解，“愤”，是强烈爱憎的聚焦点，爆炸点。古今中外的著名文学家都有自己的“愤”，屈原有，曹雪芹也有；鲁迅有，茅盾、巴金也有；列夫·托尔斯泰有，雨果、巴尔扎克也有……我之所以写起小说来，并不是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文学细胞”，也不想从文学上去沽名钓利，更没有闲情逸致以此消磨时光（因为我懂得创作的艰辛）。既然如此，为何又对文学故作多情，甚至“衣带渐宽终不悔”呢？仔细想起来，除了我喜爱文学，好象自己也有点“愤”。但是，文学艺术的目的，是通过形式上的无目的来实现的。“愤”要发，也要学会艺术控制，才能增强作品的艺术力度。遗憾的是，自己还没有掌握好这种艺术控制，至今还在寻觅良方，以医治这种艺术幼稚病。

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自己执笔太晚。滔滔江水，逝者如斯。我当分秒必争，努力耕耘。这个小集子，只不过是——季早春作物的微薄收成，是始步的脚印。但是越写越感到困难，感到苦恼。一九八六年七月，我参加在内蒙古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草原笔会，曾谈及自己的这种苦恼。有的同行说，有苦恼，说明有新的追求，是好事。但愿如此！

在编这个小集子的时候，为了方便读者和评论家了解我对文学的一些思考，检验我的作品，现在把我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讨论会上发言的摘要抄录如下（这个发言摘要以《对“时代眼光”的思考》为题，载北京《民族文学》一九八六年七月号）：

同一事物，不同的作家用不同的眼光观察，会有不同的感受，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两位作家一同来到偏远的瑶寨，看到那里还用着木舂舂米。有一位作家觉得这很有“民族特点”，简直一首田园诗。他用欣赏的笔调去反映它。另一位作家觉得这很落后。他想到，如果这里也能用上碾米机该多好！他写出的作品，笔调很深沉。

“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写”，用怎样的眼光去观察生活。

几千年的一部文学史生动地证明：历史总是要求作家反映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这是历史的使命，时代的使命。作品的生命力如何，决定于作品对这种理想、愿望和要求所反映的深刻程度如何。

时代的长河，是属于宏观范畴的，是滔滔的东流水；而纷繁的各别生活现象，则是属于微观的，是这洪流中的一朵朵浪花。我们不能满足于看见了浪花，还要看到长河的总流向。

作家不能满足于反映生活的表面现象，不能满足于对生活的感受，应该有更深的理解，更深的开掘。追求感受力与理解力的平衡，才能在作品中更深刻地反映生活。要提高对生活的理解力，就得求助于时代的眼光。

作家只有用代时的眼光观察生活，才能看清生活的流

向，开阔视野，处于高屋建瓴的地位，才能在作品中反映时代的使命，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向，他的作品才经受得起时代的考验，历史的考验。鼠目寸光，宥于一得之见，急于眉睫之功，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

时代的眼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眼光，政治经济学的眼光，历史学的眼光。

时代的眼光，不仅可以映照出玉石的光华，甚至可以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古往今来，并不乏先例。

对于民族文学创作来说，时代眼光同民族眼光、艺术眼光三者是不可缺一的，不可截然分离的，更不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联系、相得益彰的。如果这个比喻恰当的话：三者都是培育民族文学之花、结民族文学之果所不可缺少的，是阳光、土壤和水分，没有高低、轻重、贵贱之分。

立足于民族生活、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用时代的眼光观察生活，从宏观着眼，从微观着笔，打破自我封闭，勇敢进行艺术探索，他为我用，洋为中用，培育出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学之花，这就是我们的出路。

韦编联

1987年10月于南宁

目 录

自 序.....	1
----------	---

秋江月.....	1
洁白的金樱花.....	9
结错婚的女人.....	21
七色人生.....	37
雪白的梦.....	82
弯弯的河.....	90
这一天.....	130
醒 悟.....	145
新田和春英的婚事.....	154
莲花村的月夜.....	168
金色的早晨.....	186
高高的天平山.....	201
大院纪事.....	211
蛤蚧峰.....	222
波 光.....	231
猎手的忏悔.....	283

秋 江 月

她喜欢去打“鱼窝”。

秋夜，静悄悄的。凉风习习，月光如水，虫琴弹奏。

屏气竖耳。心扑扑直跳。

哒哒哒……讯号筒响了。猛拉开关绳，哗——！拦网沉下江底，接着是死一般的静寂。

小船飞了过去，长柄捞网一插下水底，鱼群猛被惊醒，四处奔突，网里滚成一锅粥。她喜得心直跳。

船满了。脸笑了。心乐了。轻轻摇动着双桨，划破了水中的明月，搅动了满河的星星。

满船银光，满河歌声。

那是她同阿爸一块去的。去年，红水河上机动船多起来了，阿爸就再没有去拉纤。阿爸拉了大半辈子船，腰弯成了一把弓，脚趾也变了形。如今，阿爸只喜欢带她去打“鱼窝”。

今晚，她还是同阿爸一块去。自己去，她怕。

岸边，依旧是静寂的秋夜，依旧是习习的晚风，依旧是如水的月光。虫声噪得人心烦。

她静静地等待着讯号筒的响声。

突然，下游传来“突突”的马达声，一艘运输船威风凛凛地开过来了，满船的煤，乌金闪亮。船好沉，震得河岸在颤动。机动船犁起一畦畦波浪，银光闪闪。她的小渔船在岸边被冲激得左右摇晃，象荡秋千。

她望见他在驾驶室里，目不斜视，好象对岸上的一切都不关心。末了，他还拉了一声长长的汽笛，洋洋得意地从她面前过去了。

鱼群被惊跑了。她同阿爸守到深夜，只好空手而回。

她把船划过古码头边。他正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埋头搓洗衣服，那肥皂泡是灰黑色的。“嘿，懒虫！”她还在生他的气。小船一掠而过，她不好意思正视他。

鬼使神差，她掉转船头，朝他划去。

“阿秀，上街？”他微笑着问。

“没那个闲心！”她没好气地答。“来找你算帐！”

他愣了。

“昨晚上是你做的好事，我要送你一块船篷大的勋章！”

他更愣了。

“你把我的鱼都轰跑了，要你赔！”

“对不起，小姐。明天我休息，明晚我陪你去打‘鱼窝’，赔偿你的损失，好吗？”

“谁要你陪。赴你的约会去吧！”

他笑，那笑容令人难以捉摸。他边搓洗衣服边向她的脸上、身上射来两束尖利的目光，那目光，能使人产生触觉。她能吸引住他的目光，她感到高兴。

“绍民，你这衣服脏死了。懒！”

“没办法。整天同煤和机器打交道，就是这样。”

“不能叫你的那个‘她’帮帮忙？”

“她打鱼忙。再说，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

“怎么不愿意。这点小忙都帮不了？”

一坨衣服飞过来，“啪”的一声落在他的船头。

她脸红了。他憨笑着朝她望，脸也红了。

近来，有阿爸在身边，再听不到她那天真无邪的格格的笑声。在岸上，她喜欢抬头呆望着天空。坐船上，她爱出神地望着水底。一轮明月在水底，在天空。

“阿爸，我能自己去打‘鱼窝’了。”

“深更半夜的，怕是太静了，不闷得慌？”

“不闷的。闷，我也喜欢！”

阿爸沉默了。她懂得阿爸担心她的安全，不会让她一个人去。

今晚她很感谢那瓶桂林三花酒，把阿爸灌醉了，她能毫无顾忌地同绍民去打“鱼窝”了。

他们肩并肩，划着桨。

啊，月亮好圆，在天上，在水底。

“绍民，每晚都这样该多好！”

“对不起，明晚上我加班运煤。”

“加班几个晚上？”

“三个晚上！”

“三个晚上，月色还好。”

“可是，你阿爸不让你自己来怎么办？”

她凑近他的耳朵：“我不会给他再买一瓶桂林三花？”

他和她都笑了。

一丝风也没有，夜静极了。河边的草叶上有一层薄薄的水露。他们互相依偎着，等待讯号筒发出响声，两人都没有说话，两颗心“冬冬”共鸣。

江面洒满月光，净洁得象面镜子；镜子里有山，树，圆月，星星……

小船载回他们的丰收：圆月，银光。

“阿秀，记住：三天后！”

“我等着你！一定记住：月亮上山头的时候。”

她等着他，掐着手指数日子。她相信他会来。

河里是一片悠悠的光，飘着几丝云絮。月亮好大，好圆。

下游响起了机器声。他来了！

啊，那是滩头水响。

下游闪起了灯光。他把船开过来了！

啊，那是天边的星星在眨眼。

她失望了。

他病了？真可怜，谁在身边照顾他？

他出了事？真使人把心操碎。

是他把她忘了？这负心的冤家！

不是的，他不是那种人。她坚信：他会来。

夜更静，月更圆、更亮；圆得象面盆，亮得象镜子。他还是没有来。

她拾起身边的一块石头，恨恨地向河中的圆月砸去。

圆月碎了，镜子也碎了。好解恨！

喂养的“鱼窝”全打完了，他还是没有来。

她白天划着小船到河汊去采芦叶。嫩嫩的芦叶草鱼很喜爱吃。

她又在河滩上搭起一个个竹架，竹架上扎起一把把芦叶，喂起新的“鱼窝”，等着他来，同她一起打鱼。

等呀，等呀，直等到月亮成了一把钩，还是没见他的影子。月亮瘦了，她也瘦了。

她正在河滩上出神地张望，突然被一阵隆隆声震醒。大船来了，一艘，两艘，三艘，象一条长龙，衔尾破浪而来。

“是他！”她发现他在驾驶室里。

她抱来干草，烧起一堆火，又拼命地向他呼喊。火光里显出她那亭亭的身影。

大船靠岸了，她飞也似地扑过去。

“绍民，人家想你快要死了！”

“对不起。那天回去，上头来了任务：去接新船。我来不及向你告别。”

“接船，那么久？”

“那是很远的城市。”

“要回那么多的大船，搅得河里不得安宁，我们还怎么再去打‘鱼窝’？”

“那有什么办法。哎，阿秀，你也来开机动船，好吧？这样，我们就能天天见面了。”

“我能？”

“能！”

“我去开大船，哪个打鱼卖给你们吃？”

他无法回答。

他们深情地对望了一会，他给了她一个吻，又把船开去了。

她好象一尊望夫石，望着远去的大船。唉，这个急性子人，话不多讲两句，只留给她一个吻。

波平浪静，月亮又恢复了圆形。

她划着小船，追了上去……

她没有去开大船，没有离开古码头，没有离开小船，没有离开她那驼背的阿爸。

她还是继续打“鱼窝”。她不打鱼，谁卖鱼给他吃？她还是这样想。

阿爸的腰痛又犯了，是因为晚上去打“鱼窝”着了凉，旧病复发了。阿爸再也不能同她去打“鱼窝”了。他呢，好久没有来。现在能同他去打“鱼窝”该多好！

她还是一个人划着小船去采芦叶，闷了就哼山歌；有的山歌是她自己编的，有的是捡来的。

哥交情， 有心就当打鱼人，
船头留水船尾煮，鱼干腊肉饭面蒸，

芦叶青， 风吹芦叶“沙沙”声，
芦叶点头朝我笑，哪里懂得妹的心。

她又在浅水滩搭网架。

“大姐，有鱼卖吗？”

她抬头望去：是个青年男子，正朝她走过来。他穿一件灰色工作服，一张英俊的脸。河中还浮着一艘灰色的船，船